

獨
異
志



興

興

興



獨

異

志

李
冗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獨異志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獨異志卷上

唐李冗撰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豔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臯陶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雖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己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卽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齋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陽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計時卽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淚灑湘川之竹。皆成斑文。公孫呂面長三尺。闊三寸。爲衛國賢臣。

漢趙伯翁嘗晝寢。羣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臍中。李至爛。流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劉曜字永明。鬚百莖。皆長五尺。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之。皆劉裔。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爲霍光所廢。

項羽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往宋州爲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麥告之。爲

吏所劫。乃愆愆。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梁武帝貴爲天子。三捨身爲同泰寺奴。

唐郭子儀。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

母。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東漢孟業。身重千觔。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懸棟間。業啓曰。陛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觔。而智

無一兩。

于寶母盧。當葬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與父合葬。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平

昔之時。指使無異。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於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前涼張軌時爲抱罕令。嚴根妾產。同夕產一女一龍一鷲。

賈弼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

魏建凌雲閣。既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上。韋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鬚皓白。

晉趙末年八歲。一夕異長。身長八尺。髭鬚滿頰。三日而死。

唐惠卿荊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賓客。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卽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悍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臟墜地。后遣醫工復內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夕復生。玄宗卽位。追封代國公。

有娥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東漢陸績。歲饑。太守施貧者食。旣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爲殉葬。

漢武鈞弋夫人。姓趙氏。手本拳。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王獻之常爲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眇目。睛不眩。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一觔。

陶侃有相者。視其手策文上。指謂曰。策文到指上爲三公。貴不可說。侃以針刺之。通指。因血出。灑臍爲公字。

唐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鷓所吞居鷓腹中三年不死。

殷紂爲糟丘酒池廣可以汎舟。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

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爲虎遂食其虎復化爲人當其爲虎時不知其爲人及其爲人又不知其爲虎。

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後周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兒女又各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其

子孫盈數百人老少悉爲楊帝征遼所殺。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靈帝時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穴之卒。不知其是女兒。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爲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寫下瓶口。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畏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爲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游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王濬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冢。見王樊與人。樗蒲。以酒賜盜。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發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言。

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妊五月矣。爲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姜氏氣絕踏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婦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

罷歸卒於道。

韓晉公混鎮浙西。威令大行。時秦少游爲淮南節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平之。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渡出不得。衆以錢填其數。混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垢責。俄然二繮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拆。乃命鼓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爲聖耶。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榼袴。君等無事。何得入我榼袴中。其人笑而退。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宗有譴見。其災甚重。玄宗大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一人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踰垣走赴羣衆。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畫舸半沈。聲伎持篙。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唐劉闢初登第。謂卜者蒭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蒭蘆生雙筮。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東素與之。其後脫褐。從章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旣二十年。章病薨。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蒭蘆生筮之。撰著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

曾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闢即依阿唯諾。葫蘆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於藁街。

唐賀知章。會稽永真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賜越中剡田以給之。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依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待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晉尙書令卞壺。死蘇峻之難。葬在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壺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

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

摯虞要注云漢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帝問髦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曾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乃三十年餘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髻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敍舊照驚噫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割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因此疾卽具疏以乳煎華菱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華菱有效復令進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隱居荊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決。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
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
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
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晉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年八十
而終焉。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殮。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旣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
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臥一牀，長短形狀，姿貌
鬢髻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讖，遂同棺葬之。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標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黃金五百觔贈司馬相如，令作賦。賦成，帝見之，再得
寵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日，瘤入一寸。

東漢耿秉，鎮撫西邊，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勞而流血哀痛者，舉國發喪。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廊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讎，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

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君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權橫罪。與君素無讐隙。爲君所勸。囚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恥。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唯貯酒糟數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渴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蹙額。按肢體。手指肩脾。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疑定。至於聲韻亦改。以爲賤隸。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銛。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昵。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鄭覃歷官三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唐蕭瑀嘗因內讒。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尙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唐貞觀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齎百千詣茆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吉凶。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渺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卽此枝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

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樊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衆謂之摩頂松。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卽散擊。俄頃擿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今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譏夫呂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天大雨。

漢霍光立宣帝。帝謁太廟。爲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恐懼。如負荆棘。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蹇幃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吳隱之爲廣州。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黷。隱之酌而飲之。兼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分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唳。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庖丁善解牛。投刃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刀無肯綮。若初發礪。游刃必有餘地也。

郢人以壘漫其鼻。薄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劬成風。盡去其壘而不傷鼻。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卽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阮籍放曠。有丘家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唐太宗皇帝虬鬚。可以挂弓。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練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謝靈運隨刑。翦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吾行必以暴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壇。

晉垣帝鎮荊州。有一參軍。五月五日採鷓鴣。剪其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學座客。詎有一人患躡鼻。鷓乃遽飛入甕中。語與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清儉而廉潔。塞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燕公同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尙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在。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鑿。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